

点将台 老鲍谭古(18)

性命攸关的力量

□ 鲍鹏山



《史记·儒林传》说到孔子死后,子夏居西河,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渚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为王师,然后,司马迁下一断语曰:“是时独魏文侯好学。”《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孔子既没,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

子夏的这些学生,魏文侯的这些助手,其实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智谋之士,如翟璜、李克、吴起;一类是道德之师,如子夏、段干木、田子方。

智谋之士,那可是帮魏文侯做了很多大事的。比如翟璜推荐乐羊,攻灭了中山国;推荐西门豹,治理了邺城。而道德之师呢?除了说说,没见过什么具体的功业。

比如段干木,不愿做官,魏文侯想见他,已经到了他的门外了,他竟翻墙而走,避文侯如避瘟疫。而魏文侯却对着他的房子凭轼致敬,并说:“段干木,贤者也……干木先乎德,寡人先乎势。干木富乎义,寡人富乎财。势不若德贵,财不若义高。”

魏文侯与田子方饮酒,旁有乐队表演。魏文侯突然说:“钟鼓之声不够协调。”田子方冷笑,说:“我听说,君主贤明则精于考察官员,君主不贤明则精于察听音乐。你对音乐听力这么好,我担心你在考察官吏上是聋子啊。”

再看田子方和魏文侯的太子击的一次冲突。太子被父亲派去驻守中山国,在路上碰到了田子方的马车。太子让自己的马车靠边,请田子方的车子先过,自己下车行礼。但田子方傲慢地过去了,并不还礼。太子觉得受到了轻慢,拦住田子方,问:“是富贵的人可以傲慢待人,还是贫贱者可以傲慢待人?”太子说:“当然是贫贱者可以傲慢待人。诸侯傲慢待人就会失去其国,大夫傲慢待人就会失去其家。贫贱者么,行不合,言不用,海阔天空任我行,离开这里,就如同脱下一双破鞋子一样!”

跟智谋之士屡建奇功相比,不少人会认为像段干木、田子方这样的人并无实在的功业,只有空洞的教训。但是,他们忘了,让魏文侯或太子击这样的一国之君或储君知道自己并不是天下至尊,知道有一种价值比自己崇高,知道“势不若德贵,财不若义高”——知道这些,非常重要。

为什么?看看历史——知道这些的,成了唐太宗,不知道这些的,成了秦始皇、秦二世。知道这些的,成了商汤王,不知道这些的,成了纣王……

对普通人也是如此:不知道这些的,官二代成了李启铭,富二代成了胡斌,一个在保定撞死了陈晓凤,一个在杭州撞死了谭卓。他们是愿意做李启铭、胡斌,还是陈晓凤、谭卓?

如果不想杀人,也不想被人杀,还真要尊重和弘扬这些无形的价值,它们具有无形的力量——可以保护强者的人性,可以保护弱者者的生命。

是的,文化与价值,是一个民族的生命,且与每一个人性命攸关。



管仲劝谏(雕塑)



我们经常听人说,古代中国没有管理学。其实,古代中国有丰富的管理经验与深刻的管理理论,前者如筑长城、挖运河,后者如“半部《论语》治天下”。中国是早熟的社会,现代很多思想都在两千多年前就有了萌芽,就像古希腊有了此后各种思想的萌芽一样。

政治经济学也一样。很多人认为中国古代无人研究政治经济学,其实,有这么一派,很早就做着类似的工作——他们研究政治和经济间的关系,既利用政治手段宏观调控市场,也利用经济手段实现政治目的;既使政治从经济中体现出来,也使经济带上政治色彩。他们就是活跃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轻重家”。

轻重家: 2000多年前的“政治经济学家”

□ 周桂钿

关于“轻重之家”《管子·轻重甲》中有这样的记载:管子劝谏齐桓公说,当国君的,如果不能分散屯聚的粮食,调节价格的高低,将积聚太多的财富分散给贫民,人民就不能生活。齐桓公于是问:我要调节财富,将财富分散给贫民,怎么实施呢,谁能做到?管子答:只有“轻重之家”能够做到。桓公就去周下原请“轻重之家”葵乙。葵乙说:只有好心的人才能做到这些,“夫好心则万物通,万物通则万物运,万物运则万物贱,万物贱则万物可因。”有爱心,就可以做到让物品流通,降低价格,使人民得到好处。这样,人民归顺就像流水一样。

这里明确提出了“轻重之家”及其代表人物——葵乙。轻重家也属于先秦诸子百家之一。由于历史原因,他们的思想学说没有像阴阳、儒、墨、法、道各家一样流传开来,只能在典籍里去品读了。



古人劳动场景

“所谓轻重,就是钱的问题。粮价贱(轻),伤农业;粮价贵(重),伤末业”

“轻重之家”,主要见于《管子》一书的《轻重》十六篇。作为战国时各学派的言论汇编,《管子》比较完整地保留了轻重家的思想,此外,《史记·货殖列传》《盐铁论》和《汉书·食货志》等典籍中也有相关记载。

什么是“轻重”?简单地说,就是钱的问题,也就是粮食与其他生活用品的比价。之所以把这个问题称为“轻重”,是因为粮价贱(轻),伤农业;粮价贵(重),伤末业。末业指商业、手工业等。末业受到损失,没有人愿做工买卖,财富就增加不了;农业吃亏,就没有人愿意开荒种庄稼了。只有保证了粮价平稳,农业和其他行业才能得到好处。因此,政府要想办法控制粮食的价格,治理国家必须掌握“轻重”。

“轻重之道”的含义,至少有这么几点:

- 把握粮食与生活用品的比价,使各行业皆得利;
—根据土地厚薄不同,用政策来调剂余缺,“以上壤之满,补下壤之众”;
—根据年景好坏、收成情况,进行合理调剂;
—对商贾投机获利、损害民众利益造成的贫富差别扩大,利用财政实力进行调剂;
—物的多少与聚散会影响价格贵贱,政府应审时度势协调物价;
—根据能力为百姓安排工作,使其获取相应的报酬;
—君的轻重在于得到多少民众的拥护;
—“衡无数”,物价是变动的,轻重的标准不能固定,应随时变化。

从这八个方面来看,“轻重”的基本思想就是调节价格,保护各行业的利益,从而防止少数人垄断市场,造成不公平的现象。“轻重”主要是经济问题,也涉及政治、外交等其他领域。

古人是这样运用“轻重”原理的

在《管子》的《轻重》各篇中,讲了许多运用“轻重”原理的故事。这些运用是否合理,有待分析评论。下面举几个例子。

▲用行政命令干预经济。《管子·轻重乙》载:齐桓公问:如何才能提高粮食价格?管子说:价格贵贱不是可以调节吗?屯聚物资不是可以提高价格吗?我建议您下令,要求各级官员都储藏一定量的粮食。官大的多储存,官小的少储存,商人也必须储存。这样,粮食的价格就提高了,农业的利益就大了,既能为国家储备粮食,又能增加农民的利益。

▲以经济手段达到政治目的。《管子·轻重戊》载:齐桓公要收服鲁梁一个小国,问管子有什么办法。管子说:鲁梁国有生产织物的传统,我们可以利

轻重家在历史上的作用也有两面性,以管仲为正面代表,以王莽为反面代表

到了汉代,轻重家在大一统条件下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汉书·食货志》开头就说:“《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二者,生民之本,兴自神农之世……食足货通,然后国实富,而教化成。”食货是政治的重要内容,也是教化的基础。班固就是从政治视角来看食货。他还在《汉书》中肯定了魏国的轻重家,认为他们在魏国发挥了好的作用,使魏国富强起来。

汉武帝时,贾谊建议驱民归农,发展农业,增加粮食贮积,就可以为富安天

下,并从铸钱的角度讨论轻重问题。晁错则从粮食的角度讨论轻重问题,提出“贵粟”的建议。实行以后,果然天下大富,形成文景之治。

此外,汉武帝末年的御史大夫桑弘羊、汉宣帝时的大司农中丞耿寿昌都是当时有成就的轻重家。

如何评价轻重家的历史作用呢?儒家对轻重家的评价不尽相同。孔子认为管仲能够不用兵车而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是有功的。到了战国乱世,孟子则认为轻重家推行的不是“王道”而是“霸道”,不值得提倡。

班固认为,轻重家在古代“民赖其利,万国作”,对国家对人民都有好处;汉武帝时,轻重家政策“困用饶给,而民不益赋,其次也”;王莽时,“制度失中,奸轨王权,官民俱竭,亡次矣”。也就是说,轻重家在不同的政治局势下作用不同。政

局形势好,吏良而令行,他们会起利国利民的好作用;政治局势不好,政权干预经济,反而会民不聊生,甚至亡国。因此,轻重家在历史上的作用也有两面性,以管仲为正面代表,以王莽为反面代表。

可见,在我国古代,儒家是政治道德家,法家是法律政治家,轻重家是政治经济学家。儒家讲德治、仁政、王道,主要关注和研究治国的道德问题,以及由道德引出的教育与文化的问题;法家讲以法治国,以法为教,“一断于法”,讲的是政治法律问题;轻重家讲的是用法令从宏观上调节经济、控制市场,保证各行业的根本利益。这些都是中国传统政治所必须关注的重要方面。三方面结合,才能治理好国家,缺一不可。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 (本文图片为资料图片)

掠影·钩沉

魏孝文帝巧迁都

□ 黄朴民

北魏太和十七年(493年),魏孝文帝迁都洛阳。这是史上一次颇具智慧的著名事件。面对重重阻力,孝文帝以进为退,收放自如,终于如愿以偿,把以“汉化”为中心的改革事业推进到新的阶段。

公元490年孝文帝亲政伊始,就把迁都洛阳提上了议事日程。在他看来,洛阳地处天下之中,经济基础坚实,交通条件便利,文化积淀深厚,一直是汉族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中心,曾是东周、东汉和魏晋的都城。迁都洛阳,既有利于加强中原汉族门阀士族的合作,又可以乘机摆脱鲜卑守旧贵族势力的束缚,推行汉化改革。但是要把都城从平城(今山西大同)迁往洛阳,守旧贵族的反对,普通鲜卑民众的抵触,其声势之大、阻力之重,是可以想见的。年轻的孝文帝要克服这方面的重重障碍,按常规的方式是不成的,必须剑走偏锋,另辟蹊径。于是乎,孝文帝决定假借“南征”之名,达到迁都的目的。

北魏太和十七年八月,孝文帝亲率大军30万,号称百万,南下“伐齐”。适逢秋雨连绵之际,风雨交加,道路泥泞,历经近一个月,数十万北魏将士才抵达洛阳城下。他们神色倦怠,疲惫不堪,恨不得一屁股坐下不再起来,随行的诸多大臣同样精疲力竭,叫苦连天。可是,孝文帝却精神抖擞,执鞭催马,命令将士立即开拔,一派不灭南齐誓不回归的架势。文武百官见此情形,纷纷跪倒在孝文帝的战马前,叩头不止,恳切请求皇上体恤下情,停止“南征”。孝文帝故意声色俱厉地喝斥道:朕正准备经营大事,统一天下,可你们这些人却推三阻四,有意迁延,须知国家有国法,军有军纪,你们如执迷不悟,再要说东道西,当心受到严刑的制裁!但是安定王拓跋休等人依旧哭泣着上前劝谏,苦苦哀求。

孝文帝见时机已到,便将自己的迁都意见作为停止“南征”的交换筹码亮出,表示如果大家都不想南征,那么索性将国都从平城迁徙到这里,否则“今者兴动不小,动而无成,何以示后?苟欲班师,无以重之干载!”(《资治通鉴》卷一三八《齐纪四》)不等大臣王公们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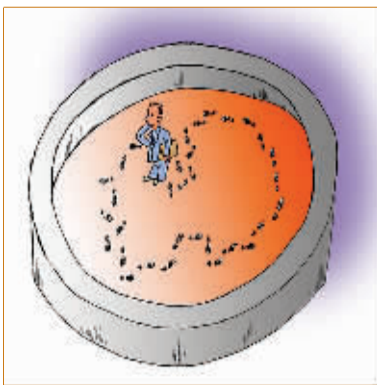
所反应,孝文帝又说:“议之所决,不得旋踵,欲迁者左,不欲者右。”在场的大臣多不乐意迁都,但是却更不愿意“南征”,情急之下,只好挪步站到左边,表示同意迁都。不再“南征”的决定作出之后,群臣感激涕零,山呼“万岁”,迁都洛阳之事,就在孝文帝拓跋宏自编自导自演的活剧中顺利实现了。

很显然,在迁都洛阳事件中,魏孝文帝拓跋宏一身扮演了卖家与买家的双重角色,“漫天要价”是他,“就地还钱”也是他。他不愧是政治运作上深谙孙子“以迂为直”原理的行家里手,先是开出那些王公贵族、大臣们最不愿意接受的天价——“南征”,然后再实报一个大家勉强能够承受的价格——“迁都”,迫使其臣属在“两害”相衡取其轻的态势之下,不得已而接受“迁都”的最终结果。

其实,天价完全是虚的,是个幌子,可是没有这个“虚”的幌子,便没有实价完成交易的可能。兵法有云:虚实相间,奇正相生,政治运作又何尝不是如此。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执行院长)

画说万象



让生活的困难圈住的人,是无法前进半步的。



困难像弹簧,你强他就弱,你弱他就强。

陈英远 图/文

智海观澜

心灵的坚守

□ 唐宝民

▲作家洪晃曾在一篇文章中讲述了她在巴黎卡地亚高级珠宝作坊参观时的经历。那次是参观钻石的切割与镶嵌工艺。有位抛光师负责把珠宝的座件在镶嵌之前抛光,他把一根棉线穿进要镶嵌的珠宝的眼儿里来回抽动,以此对里面进行清洁。让洪晃不解的是,就连镶嵌之后根本看不见的地方,他也认真地擦拭。洪晃问他:“这些部分以后谁也看不见,你不觉得浪费时间吗?”他看了洪晃一眼,说:“没有人看见,并不说明它不存在,至少上帝在看呢。”

▲元代有个叫许衡的人,有一次从河阳地区经过,当时正值盛夏酷暑之际,他走得又热又渴。路边恰好有一棵梨树,树上结满了梨,很多路人争抢着摘梨吃,只有许衡没有摘,静静地坐在树下乘凉。有人劝他也摘几个梨吃,他摇了摇头,说:“不是自己的东西,是不能随便拿的。”众人一听就笑了,说:“这棵树哪有什么主人啊!”许衡说:“即使我现在眼睛看不到它的主人,但我的心中还没有主人吗?”

▲清朝末年,山西有一个商家,女主人信佛,想在自家堂屋立一座佛像,便请了一位老石匠负责雕塑佛像,要求佛像坐高两

米,后半身镶嵌在墙壁内。老石匠爽快地把活儿接了下来,先带着两个徒弟去石厂选好材料运回,然后便开始加工。他们先按尺寸凿出大致的轮廓,然后开始仔细加工佛像的正面,眼睛、鼻子……连眉毛都一清二楚。正面加工完以后,老石匠吩咐徒弟把半成品翻过来,开始雕刻背面。其中有个新来的小徒弟,见此情形十分不解,就对师傅说:“师傅,东家不是说了吗,这尊佛像,后半身要镶嵌在墙壁里的,咱们把正面加工好就行,背面谁也看不到……”老石匠听完以后,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做生意,要讲究诚信,眼睛看不到,但心能看到啊!”小徒弟听完,满脸羞愧。数日后,佛像完成了。上世纪90年代,这位商家的老宅动迁,人们在拆除房屋的时候,隐藏在墙壁里的佛像另一半也露了出来,当人们看到精雕细刻的另一半佛像时,不禁肃然起敬。

抛光师的“老石匠在看呢”,许衡的“心中有主人”,老石匠的“心能看到”,反映的是一种共同的品质,这就是永远在心灵上有所敬畏,永远在心灵上保持一种坚守。这种坚守是一种自觉行为,并不是在外力的约束下被动地执行,也因此如此,这种坚守才永远让我们仰望与追随。